

政宗自將軍牧田、八月、岩城常隆議和、義廣等引去、是月与軍上、義光和、安藝月鑑自出羽歸、安藝之被囚也、義光說之降、不屈、政宗嘉其節、厚賜之、有告月鑑懷貳、乃賜之死、成實記十七年五月、政宗攻拔阿子島、連下高玉駒峰新地諸城、先是、葦名氏驍將猪苗代盛國守猪苗代砦、政宗密招之、盛國應之、而義廣不覺、遣兵助盛國守砦、至是自竹入岩瀨郡、政宗軍二本松、將擊義廣、六月朔、遣伊達成實、斥倉景綱、如猪苗代、成期、盛國迺誑逐成

兵、送質於我、義廣聞之、引去、政宗即夜入猪苗代、義廣復出摺上原、軍高森山、政宗出軍八森、分兵為六隊、以盛國為先鋒、五日、盛國与敵前軍將富田將監戰于吹渡、不利、卻、政宗令太郎丸掃部以銃手二百赴援、亦敗死、我軍將潰、成實与白石若狭、循磐梯山、間道馳出敵背、時東風暴起、揚塵咫尺、不辨、成實若狭馳突、乱斫敵兵、、警以為有反者、顧而潰、景綱麾兵策之、敵兵大敗、義廣率麾下兵四百騎、直向八森、政宗望見、令士卒曰、敵来

黑川若松旧名也
遠江守盛備平八郎常雄

勿動且避其銳合擊之既薄接戰六七合終破之
義廣与數十騎脱身走黑川我兵追破之于摺上
原北獲敵將金上盛備佐瀨平八郎等斬首千五
百級政宗收兵入猪苗代明日軍駒形山鹽川三
橋金川諸城兵皆走黑川政宗欲攻黑川以城兵
尚衆遷入三橋會葦名氏將富田美作平田左京等
来請曰若宥臣罪復臣邑請以城降政宗許之城
兵用之逃降略盡義廣困蹙棄城奔常陸葦名氏
止泰取成實記政宗之伐義廣也佐竹義重岩
止四家合考

城常隆將兵下太平門澤諸城至是政宗遣兵擊
之七月義重常隆引去政宗大賞將士十月攻須
賀川拔之白川義親石川昭光皆未降常隆遂侵
地乞降於是政宗并會津四郡仙道七郡徙居黑
川威震輿羽便覽志伊達三代略按成實十八年
豐臣秀吉討北條氏政宗圍東震駭政宗令大宰金
七往覘之還報曰軍甚盛政宗始懼遣使通款秀
吉趣政宗未會藩翰政宗即治行伊達成實說曰
豐臣氏之東下客冬移檄所告也今而生亦已勉

矣往而受辱不若坐迎之爭衡天下也我帶甲十
萬據地利何恐烏合之衆哉不聽武鑑自率百被
騎入下野道塞不得通自越後信濃間行至箱根
求謁秀吉不輒見陰使人窺政宗報曰被髮眇目
貌甚偉秀吉乃使者讓曰我奉王命討友
天下誰不奔走聽命汝何故坐食數郡未嘗通一
使輩名義廣二本松義繼皆忠於王室汝何
故乃滅之政宗對曰義廣義繼助臣叛臣大內定
綱結岩城佐竹諸族苗滅臣義繼又害臣父輝宗

臣欲為復讎義廣乃助讐數侵弊疆是以日夜拒
戰幸得克之且臣四方受敵道路梗塞近境猶且
不知况於中國乎今及殿下至此而後始知天下
有所歸耳秀吉復使人言曰必如汝所言速致會
津仙道否則汝亟還乃國修乃城壘我滅氏政次
至乃國政宗奉命致會津仙道十一郡自黑川從
米澤代略四藩歸譜三秀吉既滅北條氏徇陸奧政
宗注謁秀吉于宇都宮斥倉景綱從焉秀吉悅自
點茗賜政宗及景綱成實從容言欲封景綱之意

景綱辭曰、臣受主恩、敵國凡習耻易君、不能持命、
秀吉義而許之、集一言政宗之致會津仙道也、秀吉
盡賜之、其將蒲生氏鄉、為陸奧出羽守護、賜木村
秀俊、葛西大崎為副、既而葛西大崎民苦秀俊新
政、叛之、起兵陷城邑、氏鄉同變、來趣政宗會師、政
宗乃發兵會氏鄉、初輝宗遇害、須田道苦殉於其
邑、其子伯耆以聞、政宗命葬儀、一准輝宗、後或有
告道苦狂死、非殉死也、政宗疑之、以故不錄伯耆、
伯耆歛望、至是致、詣氏鄉營、告曰、政宗失會津怨

望、陰誘賊為亂、氏鄉乃為之備、賊已平、明年正月、
氏鄉西上、訴之秀吉、政宗亦西上陳謝、秀吉削其
伊達信夫、刈田柴田數郡、加封之、氏鄉更以大崎
葛西賜政宗、六月、政宗歸陸奧、後岩手山、參取藩
實記、按藩翰譜、岩手山作岩居頃之、賊起據宮城、
政宗擊平之、獻首級於京師、以功任侍從、三代文
祿元年、朝鮮之役、作、政宗將千餘人、後秀吉屯名
護屋、藩翰六月、秀吉同諸將既取朝鮮都城、慮明
兵未攻、使石田三成、大谷吉隆、增田長盛、率兵赴

援政宗亦与浅野幸長航海至孟津距釜山浦十里、朝鮮將元均以兵艦七百艘扼剛山島、幸長遇均兵艦警走、政宗以舟師五十艘進擊均破之、奪艦十艘、斬首二百餘級、均遁走、我軍盡陸釜山、秀吉賜書褒賞之、朝鮮正伐記、按三代略、政宗航海父子向蔚山、政宗繼茂、攻破諸城、朝鮮人皆走、夜伏兵山谷、我前軍兵寡、未敢攻、我兵不利、政宗怒、遣之、伐茂、擊破之、斬首八千餘級、便覽志、年略、書、而不載、姑錄、後考、諸二年六月与諸將俱攻晋州下之、以寡兵善戰、秀吉賜賞書、秀吉後以功任

少將、藩翰九月、秀吉召政宗還、護名護屋行營、代

略、四年二月、蒲生氏鄉卒、秀吉以氏鄉子秀行猶

幼、命政宗歸鎮其田、於是政宗歸岩手山、武德編

七月、豐臣秀次以及誅、有譖政宗黨秀次、政宗聞

之大驚、西上至京師、訶寬、秀吉不釋、欲使政宗在

伊豫時、東照公在伏見、第政宗請、公營救、終

得釋歸、由是政宗深德、公事詳于外史、藩翰慶

長三年、秀吉薨、東照公代決天下事、初蒲生氏鄉

卒、秀吉使其子秀行住宇都宮、以會津封上、松景勝

及秀吉薨、景勝与石田三成等密謀起兵、五年、東
照公、蒞諸道、兵討景勝、政宗在大坂、見公曰、臣常
慮景勝、視間侵掠我勢内、請先歸為之備、公戒
之曰、景勝強敵也、彼若出兵、則當拒之、不宜自我
擾彼、政宗曰、不乘此時取敵地、安得为大家、公
哂曰、英雄本色、自發露、事平、當割地行賞、慎勿輕
舉、以取敗、政宗歸岩手山、發兵攻上杉氏、扇城、白
石城、將甘糟備後、如會津、其弟留守、城中有應者、
導入我兵、城即下、政宗遂攻福島城、聲言將攻梁

川城、率兵二萬、越國見嶺、依信夫、分兵備梁川、而
直赴福島、城將本莊重長、聞我攻梁川、使裨
將岡左内、富田將監等、援梁川、政宗值之于松川、
擊破之、進迫城、重長自後門出兵、斷我軍後、政宗
乃收兵退、而我兵備梁川者、与城將隅田大炊、戰
不利、政宗欲再攻福島、國原記會東照公使者
至自小山、告三成反、且問去就、政宗固矢、至他、使
者因授公密旨、使政宗收兵、還自守其疆、曰、事
平、賞之、以上松氏封、政宗聽命、乃使石川昭光守

白石而歸岩于山三代略八月上枚氏將直江兼續
攻取之義光、使長子義康來乞救、政宗許之、
斥倉景綱說曰、兼續戰勝則兵疲、君兼其敝、兼續
可擒、而山形舉矣、君因乘勢攻會津、可指日
取、是君一舉而收大利也、不如誅其敵、擊之、政宗
曰、規利忘義、幸親戚之危、我可不為也、乃使伊達
政景將兵赴援、擊兼續破之、三代略便覽志、每外史、政宗自將援、義光
誤既而園原捷報至、三成等既就擒、景勝乞降、天
下大定、六年冬、東照公賞政宗功、賜景勝旧封

千代屆宮城郡

陸奥十二郡、宇多郡九村、并舊封食六十萬石、年編
集、成、按藩翰譜、慶長六年二月、政宗再攻福島、不
克、東照公論、園原之功、以政宗遣其節度、僅益
石、封白七年、政宗城千代、徙居焉、更名仙臺、三代十一
年二月、東照公臨政宗第、加封常陸龍崎二萬石、
養池田輝政女妻政宗次子忠宗、以政宗女為公
子上總介婦、藩翰譜、烈祖成績、武德大成、記、按編
臨、政宗第、賜、近、江、藩、成、慶、長、十、一、年、二、月、東、照、公
野、洲、萬、石、本、書、並、不、載十九年、大阪之役、作政宗
為先鋒、十二月、長子秀宗、封伊豫守、和島十萬石、
藩翰秀宗幼事、豈臣秀賴、為遠江守、園原假後、政

宗避嫌疑廢秀宗、立忠宗為嗣、是假秀宗後至秀宗、

東照公聞之、因有是此命、是編年元和元年五月、軍再

作、政宗擊敵、將後藤基次破之、六月、以功拜參議、

寬永三年八月、進權中納言、諸藩政宗為人、有膽

略、而性倨、嘗赴江戶、過千手、會大猷公、畋千手、

從者白曰、聞今日大府遊獵、請疾馳及其未至、政

宗不聽、故徐、而行、公方臂鷹、立隴、前、問、從、臣

未、未、屈、時、政宗在輿、為不見而過、後、謁、公、曰、

日、吾放鷹千手、卿何為不知而過、政宗對曰、臣過

千手時、唯見一男子臂鷹、未嘗見殿下矣、公曰、

是即吾也、政宗佯驚、因諫曰、殿下任天下之重、好

游獵、數輕出、不待警衛、臣恐一旦有不測之變、為

殿下危之、公嘉納、諸家大十三年五月、政宗卧

疾、公臨其第、親問疾、尋卒、年七十二、忠宗嗣、諸藩

覽、便政宗勉留意民事、待下以寬、嘗曰、吾之所以

田獵者、欲察吏胥勤惰、聞民間疾苦也、又曰、國之

設目附橫目、本要知臣下善惡、以賞罰之、今任此

職者、徒以鈎訐搆、為能事、未聞舉一善人、是豈

可謂盡其職哉。由是其下犯小過微罪者，大率被
寬容樂為之用云。命期集

岡田儁曰：閔原之役，天下諸侯注一持兩端，觀望
成敗，而伊達氏首通款。東照公者，不獨明事機，
亦由其嘗為豐臣氏所忌，數削封貶遷，後又坐閔
白秀次之獄，得公營救而釋焉。此伊達氏之所
以決向背也。而豐臣德川二氏之所以興廢，係
於此矣。夫當天下擾亂之時，群雄馳逐，負險割據
者，不可勝數。唯明君能待之以恩信，安反側，令得

其所，九宿怨細故，一切蕩滌，與之更始，故天下一
定而不復亂。英雄之君則不然，天下漸定，則生猜
防之心，恐後世復分裂，貽子孫之憂。於是謀誅除
其所憚者，以防後患。而天下復騷然，至相率而倍
畔。太閤末路是已。及秀次獄起，天下群雄人目
危，相顧恐蒞醢，不獨伊達氏也。如最上、細川諸將，
亦將不免。東照公為救之，各得保全，而天下亦
陰被其庇，懷未蘇之望。此太閤為公驅天下群
雄也。古人受一飯，猶不忘其恩，况彼拯我於水火

210.1
11-12

中我安得不为彼盡死力哉、及庚子之役、伊達氏
与義光、俱掣上杉氏、使之不西、其兵而忠興姻戚
皆應、廣公則関原之軍未合、而成敗之機已决矣、
故余謂伊達氏之向背、實豈臣德川興廢之所係、
視之當時、汗馬鏖戰、先登諸將、其輕重果何如哉、

日本外史補卷之十二